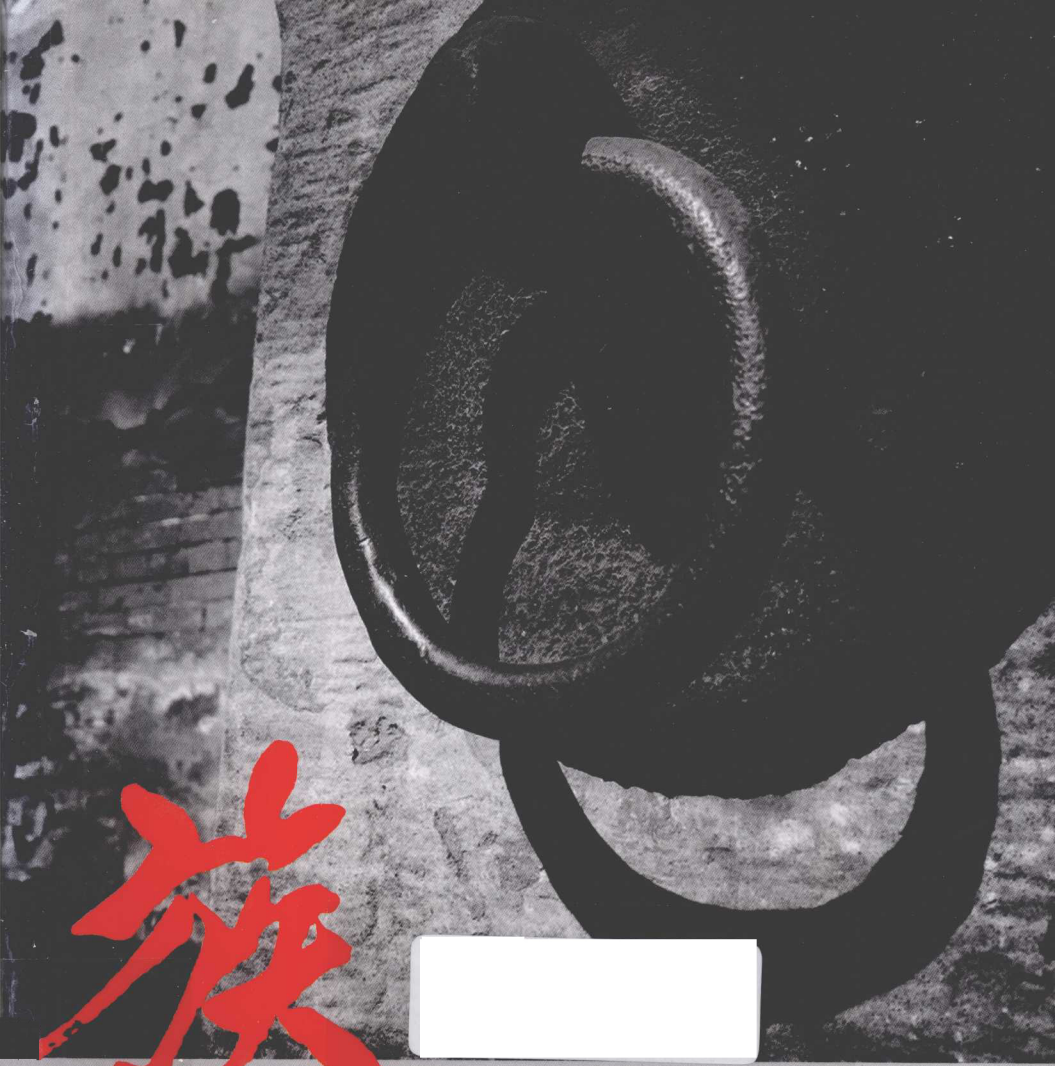




族殇

春晨 | 著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
将她冲击得心力憔悴
张碧玉与刘继业
经过岁月的沧桑
磨出了滴血的
催人泪下的感情……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族殇

春晨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族殇 / 春晨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34-6268-9

I. ①族… II. ①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1140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98268 66192584

录 排: 中尚图

印 装: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数: 154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黑蓝黑蓝的天空上，繁密的星星像芝麻似的撒了一天空，又如一颗颗蓝宝石坠在了黑缎面上，不停地忽闪着，明月白馒头似的悬挂在半空中。

平泉镇上的男人、女人们白天为生计忙活了一天，此时，店面都已关闭，在田地里作业的农人皆已收工回家。各家各户张罗着晚餐后，绝大多数都老婆孩子地钻进热被窝进入梦乡，镇子上静鸦鸦的。

坐落在镇西头的姜家大院，是一家拥有几十口人的大户人家。今晚，这家子人不同寻常，没有早早入睡，一院子人都在叽叽喳喳的忙个不停：一群小脚女人们在揉面蒸馒头，往揭了锅的热馒头上点缀红色花点。男人们舞弄着刚杀倒的一头猪在热水盆里拔毛，然后抬在用两张方桌对起来的临时案板上劈为两半，接着便是归纳、选择、切肉、下锅……肉香味飘逸满院子。还有剪窗花，贴窗花的……看这情景，这人家像是要办喜事。

没错，姜家大院孙子辈排行在四的姜毓禄，明天要娶媳妇。

院内点灯熬夜忙得不亦乐乎，殊不知新郎官姜毓禄还远在省城太原的‘友仁’中学读高中，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此时他大概正在学校加紧复习功课准备迎接毕业考试呢。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分明是拿人娘家开涮哪！人家能让吗？

姜家严密封锁的这一秘密在关键时刻不胫而走，招得街坊四邻及方圆附近爱凑热闹的人们早早地来到姜家大院门口等着瞧姜家的笑话，这等事可是稀奇少有。人们疑惑的是像这种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做出的怪事怎么会发生在姜家大院里精明的姜老太爷身上？听说新娘子是当地开肉铺张掌柜家的二丫头，又听说那个二丫头不但人长得俊而且还识文断字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地人家的丫头哪有会认字的？这样的女子还配不上他姜家的人？姜家的子孙有何德何能要嫌弃人家？那个姜毓禄是何许人如此端架子小瞧人？不然的话到现在新郎官还不露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急于想知道事情端倪的人们似乎比姜家大院的人还着急，他们来回往返奔跑着四处打听。

姜家大院的最高统帅，八十一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姜老太爷此时正安详地坐在正房大厅里的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右手随意地摸着扶手，左手搭在左腿上，五根手指有条不紊地转动着掌心里的两个铁球，像是姜老太爷的心脏在运动。从大清早姜老太爷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此时，家人以为他又迷糊着了，都躲得远远的。姜老太爷有个毛病，只要他这样闭着眼坐着就表示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要是有人打扰了他，他就会动怒，他一动怒，就会抓起靠在椅子旁边的龙头拐杖狠命地敲打着地，就会有人倒霉，一般情况下谁也不去触这

个霉头。

姜老太爷的大儿子、新郎官姜毓禄的老子、老实厚道的姜大喜着急火燎地奔到姜老太爷跟前，欲喊又不敢，张嘴搓手的窝囊样惹得周围的兄弟们、弟媳们互视窃笑。天知道，今天想看笑话的人多了去了。不光是院子外面有，院子里面还有一大帮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巴不得这个笑话闹得越大越痛快。姜老太爷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晓得自己在做一件离奇的事情？说白了，他是在赌，在与他的孙子赌，也与他自己赌，他倔巴巴地不信自己会赌输了，他不会让等着看笑话的人如愿以偿。

昨天，姜老太爷派了两个家人去省城无论如何要把孙儿给弄回来。如果顺利的话，搭早班车回来，一切都不误事，否则……

在新郎官姜毓禄没回来之前，姜老太爷不免有些心虚。他还得想一遭如何应付的办法。

姜老太爷一辈子经过风、遇过浪，这点小事倒也难不倒他。他有十几个孙子，到时叫一个顶替一下就行了。只要把新媳妇娶进门，坐到姜家炕上他就放心了。孙儿迟一会儿、早一会儿回来都无所谓。他要的就是肉铺张掌柜的二丫头能成为姜家的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赌赢了。

谁都知道肉铺张掌柜家几代人开肉铺，整天杀猪宰羊，虽然日子富裕，却是几代单传。故张家的男人都金贵，容不得一点闪失。故娶进的媳妇都是粗粗壮壮，有力气能干活的女人。也不知这些女人把精力都用在了干活上还是咋的，总归都没有多生出儿子。这一直是张家的困惑。张家的儿子都是娇生惯养的，从小被母亲宠着，长大被老婆惯着，衣食不

愁却萎靡不振，一代一代的就是这个样子，阴盛阳衰。有人说张家男丁不旺可能与经营杀戮生意有关联。

到了张掌柜这一代本想转行，无奈干顺手的活计不好脱手，况且这生意进项可观。张掌柜有文化，言谈举止、衣着穿戴文明且讲究。一身文人儒雅气，与肉铺生意格格不入。思想又极新潮。当他到了婚娶的年龄时，他决定改变一下门风，不想由着父母包办随意娶一个粗野女人做媳妇。

恰巧，离此地不远的的一个村子，听说回来了一位在外多年居官的老翁，带着家眷回乡养老。这位官人膝下只有一女，年龄与张掌柜相仿。张掌柜得知此信大喜，立即请人登门提亲。张掌柜被老官人相面后很快同意了这门亲事。张掌柜应诺了老官人若今后生育二子，有一子随官人姓氏，延续老官人家谱，并且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老官人的独生女儿生在官府、长在官府，过着衣食不愁、舒适、游闲的生活。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却是缝衣、做饭一样不会，倒是学了一肚子诗书杂文。整天舞文弄墨，与人交谈之、乎、者、也，偶尔还带几句诗词歌赋。

这女子长得非常标致，浑身透着文气。人们见着她总感觉是画中人，像是从古代走来的一位女诗人。

见惯了粗野女人的张掌柜从看到这女子的第一眼起，他的魂就没了。

成亲后他把她当祖宗供起来，大事小事不要她动手。但这女子并非不识大体之人。她开始学做家务活。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灵手巧的张夫人学啥会啥。

张掌柜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张夫人百般依顺。

生育子女后教育子女读书写字学文化便落在了张夫人身

上。尤其是三个女儿更是注重礼仪家教。女孩子知书达理才能受人尊重，招人喜爱。一个儿子由张掌柜传承计算方面的知识，毕竟以后还要接管家业。

认识张掌柜的人都说，张夫人把张家的门风彻底改变了。张家大院里少了些许肉膻气，多了几份书香气，朗朗的读书声时而从院子里飘出来。就连张掌柜的母亲张老太太一辈子大喊大叫的样子如今待人说话也有了几分克制、矜持之态。

于是，人们达成共识：娶媳妇不可轻视，不能是个女人能生孩子就行，她能影响一个家族兴旺或衰退。

于是，姜老太爷相中了与孙儿姜毓禄年龄同庚的张掌柜的二丫头，这女子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张夫人的模子。

无奈孙子姜毓禄长年在外读书求学，灌了满脑子新潮思想，与姜老太爷守旧的顽固思想很反叛。

什么反对包办，婚姻要自主，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等等。

在没见到女方之前姜老太爷怕孙子的犟脾气坏了事，所以就瞒着姜毓禄暗中操作。心想，等生米煮成熟饭那小子怕是笑还来不及呢。

时辰不早了，迎娶新娘子的花轿即将到来。姜老太爷睁开眼看着急得团团转的家人与媒人吴二婶，决定采取顶替的办法。正当老爷子刚刚抚膝起身准备安排人时，只见家人兴奋地跑进来禀告：老太爷，小四回来了！

姜老太爷长长吁出一口气，脚步未动重又坐下。

姜毓禄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了。

清早起来他正在室外晨习中，忽听有人呼他，抬眼一看，见三叔跟长工刘三一阵风似地来到他跟前。这俩人只说了几

句话便让姜毓禄的脸变了色，他顾不得收拾东西就近拽住一位同学替他请了假而后急急慌慌地随这俩人搭早班车直奔他的老家——平泉镇姜家大院。

姜毓禄迈进院门一看，院里的景象让他晕晕乎乎，大院的人见他回来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他不说话，他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姜毓禄顾不了许多，他一个箭步跃上台阶，跨进上房大厅门坎。待他站稳之后看见爷爷端坐在那把独一无二的漆木雕花椅子上，一手搭在扶框上，一手抚摸着雪白的胡须。爷爷望着他，老脸的皱纹开始往一块挤，姜毓禄看见了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表情。

回来就好。

爷爷说。

姜毓禄渐渐缓过神来，明白是咋回事了。他一声不吭，双唇紧闭，俩眼瞅着爷爷用沉默表示抗议。

他们是不是跟你说我快要死了，你才回来的？

姜毓禄不言语。

姜老太爷便认定是三儿子与刘三说他病危即将咽气这小子才赶回家来。

嗯？到底是不是！

不知是孙儿的沉默还是三儿子和刘三不吉利的谎言激怒了姜老太爷，老爷子用浑厚的鼻腔共鸣爆发了他的愤怒。

爷爷，您不……不能这样！这……这太荒唐了……

姜毓禄结结巴巴地力争抗辩，他不甘心如此被人捉弄，他感到又羞又恼！

我能咋样？你要不回来，我可就真要死了！

去吧，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给你娶得媳妇保准你满意！

姜老太爷说完武断地一挥手，旁边立刻上来几个人连劝带拽把姜毓禄拉走了。

看着爱孙可怜巴巴地被人拽走，姜老太爷心疼起孙儿了。他那张老脸怪异地挤弄着，竟然掉出两滴浑浊的泪花。

姜老太爷有五个儿子，眼下有十一个孙子、两个孙女。孙媳妇已娶进三房，最大的重孙子已经满院子会跑了。而作为长子姜大喜的长子姜毓禄却刚刚到了十七岁娶妻年龄，在孙子辈里排行老四。莫不是姜大喜成亲后媳妇多年不生育才落在弟弟们的后面吧？

不是这样的。

早年，发家心切的姜老太爷在五个儿子均未成家的情况下先为小儿子姜五喜娶了年龄相仿的豆腐坊老掌柜的小女儿。因对小女的偏爱，老掌柜为女儿陪嫁了一套豆腐坊的制作工具与技术。从此，姜家便多了制作与销售豆腐的一项生意。

于是，姜老太爷其他几个儿子的婚事照着姜五喜的模式程度不同地为姜家兴旺添砖添瓦，只是顺序彻底颠了个个，导致姜家后代的辈分有些乱。最后轮到长相不怎么样，成天只顾埋头干活的大儿子姜大喜时，年龄已经四十开外，在当时早婚早育的年代里这已经是超级的大龄未婚人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情况下屁股后面已经有几个喊爹的娃了，甚至有的还有了孙子。但是，姜大善才张罗着娶媳妇。好女子都被挑选完毕，只剩些歪瓜裂枣。虽然姜家的家境发展成当地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虽然姜老太爷很有些过意不去，那又能怎样！

憨厚的姜大喜仅仅破费了不及弟弟们一半的财礼钱娶了一位口齿不清，不太会料理家务，与人交往非常憨实的女人。不过，这女子眉眼不赖，只是家境较贫寒，讲话又不利索，一来二去没遇上合适的人家，错过了最佳婚嫁年龄。

这女人过门后，姜家大院的老老少少都看不上眼。比姜大喜还年长一岁的老女人八成不会生孩子。姜老太爷也无奈，不生就不生吧，把哥四个的孩子挑一个过继给老大也成，就这样了。

然而，上天不负老实人。不起眼的姜大喜两口子隔三年五载地连着生儿子。截止姜毓禄成亲时姜大喜已有四个儿子，而且姜大喜夫人的肚子又微微隆起，姜家大院的人一致认为这未出世的孩子一定还是个带把的。

姜老太爷非常满意。生儿子是好事，姜家喜欢儿子，多多益善。

特别让姜老太爷满意的是姜大喜的长子姜毓禄。这孩子五六岁时就逐渐显露了出众的天资。姜老太爷为孙儿们请了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来家里施教，对孙儿们进行筛选。有潜力可挖者，继续进县立小学堂读书为姜家培养有学问的人。其余人认得几个字足矣，重点学会记账、算账、会打算盘之类即可。学会这些满能接管姜家的各种生意，无须再进学堂糟践钱。

姜老太爷会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持家过日子玩的就是个方略。在这方面老爷子把持得很紧，谁都甭想从他手里多抠出一个子。

姜家生意品种多、账目繁杂。姜老太爷独揽大权，凭着心里的超强记忆和用绳子打结的独特方法管理着一大家子的

生意。姜老太爷唯一培养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幺儿子姜五喜，读了几年书成了姜家精明的账房管家，姜家太需要这样的人才。

五个儿子暂时有一个能写会算的就行了。

再看孙子辈里能出几个人才。姜老太爷虽不识字却是个有思想的人。他毕生带领全家脱贫致富却不甘于做一个没文化的土财主。他不惜破费钱财聘请先生来家施教，力求在后代里培育出几个有文化的人。姜老太爷一直关注着孙儿们的成长。

一天，教书老先生汗颜地向姜老太爷提出辞行。先生说：你家神祖显灵了，小四这孩子不得了，读书过目不忘，从来不用对他多指教。最难得的是他小小年纪竟有计算方面的独特技巧，他根本就不用算盘。我让三个孩子各拿一个本子念数字，三个数字刚念完，他的得数立马就算出来。不论是加法或是减法准确无误。这种算法名谓心算。老夫以前只听说过无缘遇到，今贵府子弟令老朽大开眼界，老朽今生无憾矣！这样的神童老朽文辞掘尽无法再教。恳请老太爷另请高明。

送走教书先生，姜老太爷兴奋激动之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焚香燃烛跪拜祖宗。他坚信是历代祖宗淳厚的祖德显灵了。

他曾听上辈人谈起过太爷爷是位技术高超的接骨手。再忙也是随叫随到，遇到严重的跌伤者还会接二连三地主动登门为其治疗。虽一辈子为人接骨揉捏，却从不收取分厘报酬。因为太爷爷的职业是种地、放羊养活家小，脑子里没有搞副业的概念。这一技术被后代传承下来，姜家大院里一直都有技术高超的接骨手，并遵循祖训：不收取分文，只为行善积德，

造福儿孙。

时下姜家大院的接骨手是姜老太爷的大儿子姜大喜。目前他还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接班人，现在的年轻人没人喜欢干这个。

由于姜家人缘好，乐善施善在当地赢得了好名声，与姜家联姻也多半成为女方的一种荣耀。

姜老太爷送走教书先生的这年年底，老爷子把受过先生施教的孙儿们叫到一起与他和小儿子姜五喜一块对账。往年这一项工作只有老爷子一人与小儿子完成。出于对儿子的信赖和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对这些繁杂的账目有些力不从心。近几年年底对账这一程序形同虚设，老爷子心里一直是本糊涂账。今年借考核一下孩子们的学识如何，能否把这些年的账目澄清这才是老爷子的初衷。

姜五喜的账房里一摞一摞的账本按年份排列着，在老爹的主持下与坐在一边的七、八个侄儿们开始一一对账。

姜五喜的独生子早已娶妻生子，按这个走势，姜五喜的儿子是铁定的姜家账房接班人。

姜五喜没能察觉老爹的本意，感觉与往年一样走个过场而已。平日里他已向儿子传授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一旦儿子顺理成章地接替这项工作，宝贝儿子日后就能像他一样过着风不吹、日不晒养尊处优的日子而最大的好处是花钱方便。

从账上支钱这一诀窍是豆腐坊掌柜的闺女教他的。这女人自进了姜家门成为姜五喜的媳妇之后，不久便发现了一个发财的好门路。姜家这么多大大小小生意，进账出账全由自己的男人一人掌管。一大家子老实巴交的男人们成天只顾干活拿回钱来一股脑儿地交到账房了事，过后不闻不问。而且

这群人都不识字，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只有自己的男人清楚，他们能看懂个屁！何不趁此捞一把，待今后都成了家，妯娌们多了就不好办了。

她开始怂恿男人从账上支钱，姜五喜一开始是打死也没这个胆。但他架不住身边这个生的白白净净的小女人一次次的媚惑，他终于壮着胆子、抖着手试了一次，过后心跳了好一阵。他观察周围没有有异样的眼神谁也没发觉。到年底一共支了三次，庆幸的是老爹竟然也没发觉，还夸他账目记得清、账本管理得好。

人们都说姜老太爷精明得就是个活账本，敢情那都是唬人的。

决口一旦打开，防线就显得苍白无力。什么亲娘老子亲兄弟，什么道德良心都比不上老婆亲，比不上钱票票亲。

姜五喜两口子一心钻到钱眼里哪能不露出破绽。后来几位哥哥连续娶进几房媳妇，时间长了慢慢就有了闲话，姜五喜媳妇就花言巧语地搪塞。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闲话能长腿长翅膀会跑会飞，渐渐地就飞进了姜老太爷的耳朵里。老爷子知道后按兵不动，没有贸然行事，毕竟这是家事而且是丑事，处理不好会影响家族的稳定和儿子们的团结。再说了，就算把姜五喜拿掉，让谁来接手呢？没一个能写会算的。姜五喜的儿子倒是能接上手，但精明的姜老太爷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姜五喜的儿子孙子断然不能再进姜家账房。

姜老太爷把孙儿们按照大小排列坐好，让姜五喜把几年前的账本按顺序一年一年地对，分别给老大、老二、小三一人一个账本念数字，小四姜毓禄重新拿一个账本记总账，三个孩子的数目一念完，小四姜毓禄的得数立马说出。四个孩

子干起来速度相当快，尤其小四姜毓禄的心算技术那叫一个漂亮，把一屋子人看呆了，姜老太爷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心想，这孩子是打哪学的？老大两口子不识字，一个憨一个呆，竟能生出这么个人精，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上午下来已见分晓，账目核对了一多半，平均每年都有好几笔账不符，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已是前几年的账。这些年下来……不堪设想。姜老太爷的老脸由猪肝色到铁青色不断地变幻，这位老人打心里不愿承认的事被几个孩子证实了，那一年姜毓禄七岁。

正是这一事件让姜老太爷改变了要放任姜毓禄展翅高飞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姜毓禄卓越的计算方式和正直善良的品德注定了要取姜五喜而代之。正是有了这个想法，姜老太爷才暗暗地、处心积虑地想法子要拴住这匹野马。

当姜毓禄在县立小学堂高小毕业考入省诚的‘友仁’中学时，学校敲锣打鼓，校长亲自为本校的头名状元姜毓禄披上红绸布、带上大红花开欢送会时，姜老太爷已经看出这小子不是个安分守己的料，他的心早飞出去了。要赶紧想法子拽住他，否则，这孩子将不再属于姜家了。

只有张家二闺女才能拴住他的心，姜老太爷坚信。

姜老太爷几年间运筹帷幄，费尽心机终于促成了这门亲事。

姜毓禄木偶似地被人摆弄着换了衣服，又被左右架着与新娘子拜了堂随后簇拥着进入洞房。

房门大开，看热闹的男人、女人们，大人、小孩们，紧随着新郎新娘‘哗啦’拥进新房。俗话说：新婚三天没大小。

这些人嘴里嚷嚷着不分辈分、没大没小的笑话楞往里挤。几个家人使劲拦着，赔着笑脸往外推让。兴奋的人们往后退两步又往前挪几步并大声喊叫：新郎官！快快掀盖头！让我们瞅瞅新娘子，好看不好看！新郎官喜欢不喜欢，新郎官！快把新娘子抱上炕吧！哈哈……

姜毓禄再也憋不住了，他涨红着脸、恼羞成怒地冲着人群大吼一声：嚷嚷什么！都出去！

房里房外看热闹、闹洞房的人们惊讶地一下子安静了。新郎官这是怎么了，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唬着个脸，像人欠了他二百钱似的。娶媳妇是喜事、好事，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张掌柜的二丫头，嫁给这样一位不识大体的男人，往后的日子还指不定怎么过呢。

在姜毓禄的怒目下，人们扫兴地退了出去，房门艰难地关上了。

姜毓禄跌坐在椅子上，心情沮丧极了。他一把拽下披在身上的红绸布、大红花随手一扔不料正好落在炕上端坐着的新娘子身旁。他不屑地瞟了她一眼。当他把余光拉回来时立即又把目光射了出去，他发现了盘坐在炕上的女人露出的两只脚竟然是大脚，两只正常人的脚，没裹。这一发现触动了姜毓禄。要知道那时候的女人如果不裹脚可了不得，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新娘子的父母竟然容许女儿不裹脚就要出嫁，看得出这个家庭非同一般，起码已经冲破了封建势力的束缚，是进步的，与众不同。

姜家大院的女人们个个都裹着脚。姜毓禄一见到年纪轻轻的堂嫂们一颠一颠的小脚就恶心且同情，她们像不倒翁永远也站不稳。他曾发过誓：决不娶小脚的女人！

姜毓禄有些心动了，他很想看一看蒙在盖头下面的是一张什么容颜的脸，他可以接纳容颜一般但一定是大脚的女人，否则，他是绝不会承认这门婚事的。他的犟脾气上来就算是拜过堂，那又怎样！捆绑不成夫妻，他定会撒丫子走人。

姜毓禄轻轻地走到新娘子跟前，欲抬手掀盖巾时，心却突突突地跳起来。这一掀，就等于他承认这门婚事了。

刚满十七岁的姜毓禄除了母亲这还是头一次与女性如此近距离接触，他还完全无知成亲意味着什么，他只是感到羞怯。

脚的顾虑已消除，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看看这张脸。

姜毓禄在慌乱中哆哆嗦嗦地掀开了新娘子的红盖头。这一掀让他的眼前煞时一亮，他看见了一副古典式的仕女图，他傻眼了。

姜毓禄的第一反应是爷爷说的那句话：给你娶得媳妇保准配得上你。

姜毓禄顿时感到爷爷太伟大、太了不起了！爷爷从哪里寻到这样一位奇女子。

她的容颜长得实在美极了：两只杏子眼在弯月眉下被黑而长的睫毛遮盖着似两颗熟透了的紫葡萄，前额的刘海排列有序，鼻梁端端正正，一张薄薄的嘴略大一点，却大得恰到好处，不像传说中美人的嘴唇一定是樱桃大小，那样的美太俗气没有气度。乌黑光亮的发丝拢在脑后盘起一个好看的发饼贴在脖子上。如此五官被嵌在一张肤色如玉、光润洁白的鹅蛋形脸上。啊，真是一幅佳作！

姜毓禄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幅画，这幅画却一动不动地眼帘下垂、双唇紧闭。

姜毓禄看着看着笑了，美人生气的样子尤其美。